

苏联 文艺

2

中国文联

新创期刊介绍

《课外学习》双月刊简介

《课外学习》是一种通俗的知识性中文刊物，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课外学习》编辑部编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它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有关国际、中外史地（包括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城市介绍等）、文化（包括世界名著简介、作家小传等）、科技、语文等知识。

主要对象为学习外语的青年学生以及大中学生以及各行各业知识青年。

《课外学习》定于1980年7月起公开发行。定价每册0.25元，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代号为2—452。欢迎读者按照当地邮局的订阅时间前往订阅。

《外国文学》月刊简介

《外国文学》主要译载世界各国文学作品，也刊登一些国内写的外国文学研究、文艺评论文章。本刊以介绍各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适当刊载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艺评论、作家和作品研究、文学史资料以及文艺动态等方面有价值的材料。

《外国文学》为月刊，八〇年七月创刊，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编辑部编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由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收订，另由中国国际书店向国外发行。

《外国文学》代号为2—450，定价每册0.45元。请读者按照当地邮局的订阅时间前往订阅。

苏联文艺（限国内发行）

1980年第2期

（总第2期）

编辑者 苏联文艺编辑部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处

出版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印刷者 三二〇九工厂

出版日期 1980年7月25日

本刊代号2—451

定价每册0.55元

苏联文艺 (季刊)

一九八〇 第二期

不相称的婚姻

H·楚科夫斯基 1

高昶 栗周熊译

平静的河面

O·冈察尔 50

单继达译

冒险

E·里亚勃奇科夫 61

马振寰 张克俊译

奥列西·冈察尔 (作家简介)

单继达 59

比林金科学幻

给与取

欧 丁译 73

魔法师们的徒弟

陈印泉译 79

在劫难逃

译 86

“稍等一下!” (讽刺短剧)	И. 契卡杜阿	93
	非 文译	
是非请人们评说 (续完)	A. 安德列耶夫	96
	刘环宇译	
冤仇 (续)	A. 伊万诺夫	143
	迅 典译	
《当代英雄》是浪漫主义小说		
——介绍莱蒙托夫研究中的新观点	王忠琪	191
读契诃夫随想 (续完)	И. 爱伦堡	201
	流 钟译	
《学术动态》		
马雅可夫斯基在武汉	陈守成	218
北京大学俄语系讨论俄罗斯苏联		
文学问题	李毓榛	221
石块是无产阶级的武器 (青铜塑像)	封二	
傍晚 (美术作品)	封三	
封面设计	李 睦	
题花设计	陈一清	

不相称的婚姻

H · 楚科夫斯基

高 昶 栗周熊译

尼古拉·科尔涅耶维奇·楚科夫斯基(1904—1965) 193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艺术史学院,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写作题材是多方面的,如关于航海家的传记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卫国战争题材、爱情道德题材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荣誉》(1935)、《公爵角》(1936)、《雅罗斯拉夫尔》(1938)、《波罗的海的天空》(1954, 1961年拍成同名影片),中篇小说《瓦丽娅》(1957),短篇小说《来之不易的爱情》(1959)、《审判》(1960)、《最后一次谈话》(1962)、《生命之女》(1963)、《清晨》(1964)、《草莓花开》(1964)等;有的作品已译成多种文字。

楚科夫斯基在作品中往往歌颂普通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苏联评论界认为他尤擅长于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

小说《不相称的婚姻》(1962)以六十年代初期的苏联社会生活为背景,写的是一个被人抛弃、命运多舛的知识妇女的爱情故事。作者巧妙地运用波澜起伏的情节,对主人公复杂矛盾的心理作了细致的勾画,逐步展示出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情节的安排与性格的塑造紧密结合,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后期创作的成熟技巧。

译者

周围的人一谈起爱情来总是没完没了，薇拉·彼得罗夫娜对此十分讨厌。

第四服装厂的图书馆不很大，座落在一幢老式的木房子里——有三扇朝街的窗户和带雕花装饰的门廊。在大街上，沿着人行道长着两排弯曲曲的杨树——树芽刚刚绽开，宛如一带绿色的烟雾。大街的另一侧，工厂砖砌的长长的两层楼厂房，占了整整半条街；白天，厂房看去黑压压一片，可一到黄昏，一扇扇硕大的四方窗户里亮起日光灯，那刺眼的、毫无生气的灯光照亮整个大街。衣着五颜六色的女工们，成群结伙地从出入口奔向图书馆。

女工们读书很多，薇拉·彼得罗夫娜为此颇感自豪。她接管图书馆仅仅才三个月，而读者借书卡在此期间却几乎增长一倍。薇拉·彼得罗夫娜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由于她终于把图书馆的工作纳入辅助自学者的轨道的缘故。很多女工在夜校学习，不少人准备考技术学校，有的甚至要报考大学；有几个人已经在大学函授班学习了。薇拉·彼得罗夫娜认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就是辅助她们所有的人学习。这是她来图书馆以后带来的新气象，并且她尽力要使这新气象占主导地位。可以说，她对每一个参加学习的女工都体察入微，跟她们谈心，了解她们的需要，替她们挑选参考书，出主意想办法，鼓劲加油，甚至还帮助人家解习题。这样的读者，她都是亲自接待的。可是，一旦有姑娘走到她跟前求她：“借给我本有爱情的小说吧”，——她准把人家支给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去管。

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是薇拉·彼得罗夫娜的助手，是位三十来岁脸色红润的胖女人，长着一对极其善良的蓝眼睛。如果图书馆里读者少，她就坐在圈椅上看书。凡是稍微谈及爱情、离婚、背叛的书，她全都读遍了。她看起书来，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书中，什么也听不见，脸上还泛起鲜艳的红晕。有时候，她捧着书读着读着，突如其来地惊呼：“噢，看

来他要抛弃她！”或是：“我恨不得宰了这个棒打鸳鸯的糊涂爹！”当薇拉·彼得罗夫娜用礼貌而又严厉的口吻叫她时，她仿佛大梦初醒，一时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要借阅“爱情小说”的读者，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会推荐出几十本书，有旧的，有新的，有翻译的，有本国的。她用几句最精采的话来介绍每一本书：这本——离别，那本——变心，这本讲三角恋爱，那本讲有钱的父母从中作梗。当女工看完后来还书时，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便跟人家一起热烈地讨论书中的内容。两人重温正在恋爱，然而却十分不幸的女主人公的全部遭遇，象议论真人一样，谈论着书中的每一个人。她们从书本又转到讨论生活中相类似的实例，哪怕书中写的是公爵和伯爵夫人，厂子里也总是找得出与书中所描写的情节十分相象的事例。一般来说，在有几百个妇女工作的厂子里，凡是恋爱中可能发生的现象，都会在这里出现的。讨论完书上的事以后，便开始议论新近结婚、离婚、生孩子的种种事情，不是谁爱上谁了，就是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在讨论的时候，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总是站在爱情、正义、忠贞的一面，一谈及背叛便义愤填膺，一讲到拆散他人的人就怒火万丈。

每当这样的话题一开头，薇拉·彼得罗夫娜的脸色就沉下来，眉宇间竖起的皱纹显得更加清晰。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那儿编新的目录——薇拉·彼得罗夫娜接管的图书馆是个乱摊子，旧的目录编得很不科学，而且许多图书从未登录在册，堆在角落里无人过问。薇拉·彼得罗夫娜的办公室根本不不成个办公室的样子，是用大书架与图书馆其余空间隔开的一个角落。她坐在自己桌前，仍然听得见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在那儿就爱情大发议论。

除了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以外，薇拉·彼得罗夫娜在图书馆里还有一个助手——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听着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对爱情的高见，鄙夷不屑地说道：

“她对这可懂个啥呀！要知道她一辈子都没让任何人吻过一次。”

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比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和薇拉·彼得罗夫娜都大得多——她已经四十一岁了。从脸庞看她显得更老——瘦骨嶙峋的长脸和大而尖的鼻子呈土黄色，而且满脸松泡泡的。

“我的面容不行啦。”她从过道里的镜子旁边走过时总要长叹一声。

她对自己的容颜确实毫无指望，但却为自己的身段感到自豪。她身材消瘦，个子很高，身子总是挺得那么直，活象有人顺着她脊背插进了一根拖把棍儿似的。她总是沾沾自喜地向人讲，有一回有个走在她后面的人竟叫了她一声：

“姑娘！”

中午休息时，她不跟大家一起去食堂，只吃两片薄薄的夹肉面包。她很珍惜自己的腰肢，并对那位毫无身段的痴肥的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非常反感。

“你们想想看，她得吃多少东西哟！”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惊叹不已。“一边看书一边吃，一边吃一边看。难怪她那么快就发福了，象团发面一样！”

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的确很贪吃。一顿午饭她吃了两盘汤，两份二道菜，末了还喝着茶大嚼甜点心。而且她还总是不到吃午饭的时候就饿得受不了，她从家里随身带来大面包，切成两半，抹上厚厚一层黄油；她看书的时候，那只胖乎乎的小手拿着面包，用洁白而结实的牙齿不住地咬下一块又一块。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到过道里去吸烟的时候，擦过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身边，狠狠地说：

“馋嘴！Gargantua！①”

“Gargantua”这个词儿，她说得不带一点俄语的味儿，是漂亮的法语发音。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法文读和讲都相当流利，而且一般说来，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女人。薇拉·彼得罗夫娜对她的知识渊博颇为敬仰，也很重视她在图书馆的工作。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什么时候都对新出版的文学书籍了如指掌，还能正确地提出图书馆必须采进些什么书。在一些周年纪念日 and 重大的社会节日期间，她常在各车间里举办出色的图书展览；对畅销的图书，她常在图书馆里组织公开的讨论，并在讨论会上做报告。不过，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关于爱情的论断，在薇拉·彼得罗夫娜看来，比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激昂慷慨的

①法文：高干大，是法国作家拉伯雷的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中食量惊人的主角。

议论更加令人生厌。

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忠贞、幸福和什么白头偕老。每逢有人当着她讲述动人或崇高的爱情故事，她便不以为然地蹙眉冷笑。她总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饱经世故、看破红尘的女性，她深知所有这一切，说实在的，都是些卑鄙龌龊的东西。因而不要指望爱情会带来什么美好的东西，只需逢场作戏，得过且过，因为人生是短促的。她不时暗示她曾经有过些风流韵事和离奇的遭遇——暗示是那样含糊其词，但又意味深长。下班后她若要马上离开图书馆，便说：

“总不能让男人老等嘛。”

可如果下班后她要在图书馆里稍耽搁一会儿，就会说出恰恰相反的话来：

“没关系，让男人等一等是有好处的。”

尽管她嘴上说自己的容颜已去，但她梳洗打扮起来还是很下功夫的。她把自己乌黑的头发染了又染，使人看不见当中的白发；她把双唇抹得很耀眼，好使面颊显得有几分光彩；她从来不用水洗脸，而是涂抹各种各样的雪花膏——用水洗，皮肤会变得干燥的。雪花膏是她自己根据某种秘方配制的，一些女工还偷偷地向她讨过这些配方。她把这一切称之为修饰面容。

“我修饰面容得花费整整一个钟头，”她坦白地承认。

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关于自己阅历很深的那种虚虚实实的暗示，使善良的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惊叹不已。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对人家给她讲的东西都一概信以为真，从未怀疑过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讲的不是真话。而薇拉·彼得罗夫娜却是怀疑的。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粉涂得很厚的蜡黄的脸上有一双深栗色的漂亮眼睛，黄昏时看去近乎黑色。薇拉·彼得罗夫娜只要瞧一眼这双聪慧而忧郁的眼睛，就猜测到了女性所遭遇的挫折和孤寂。

在薇拉·彼得罗夫娜手下工作的还有一个女人，名叫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是清洁工和看门人。她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但是，别看她身肥体胖，却还很壮实，每个星期都把图书馆的地板擦一遍。她为自己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单位工作而感到骄傲，她也很尊重书籍，尽管她从来不爱读什么书。她很高兴能与象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

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特别是薇拉·彼得罗夫娜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一起工作。当她们之间谈起书本里的学问很深的话题时，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就一声不响，脸上呈现出庄重严肃的表情。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尊重她们这些图书管理员，为她们而骄傲，可不管怎么说，根据女人之见她总觉得自己比她们要高出一头，因为她是个有丈夫的女人。

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的丈夫就在厂里当锅炉工。冬天他在锅炉房烧火，而一开春便常常待在工厂大门口，从图书馆打开着的通气小窗口就能听见他在吆喝往厂子大门倒车的卡车：

“往左！往右！好！好啦！”

每逢图书馆需要搬动什么笨重的家什，安好合页脱落的门扇，更换朽了的地板，拉出卡住的抽屉，修理水龙头，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总是把丈夫叫来帮忙。他一叫就来——这是个歇了顶的男人，膀大腰圆，浑身散发着早烟和锅炉房的气味，黑红的脖子上有一束束皱纹，面容和善而又腼腆；他在图书馆里很拘束，小心翼翼地绕着桌子角走路，讲话轻声细语，走路都踮起脚尖。他对大家尽量彬彬有礼，特别跟薇拉·彼得罗夫娜就更毕恭毕敬、分外拘谨了。他在老婆面前也是羞答答的，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感到十分得意的是，她能当着大家的面对丈夫发号施令，让人瞅着他是如何乖乖地听命于她：费奥多尔，到这儿来，费奥多尔，别敲啦，费奥多尔，擦擦脚，费奥多尔，递过扫帚来！他习已为常地听从她的吆喝，但是，当他跟薇拉·彼得罗夫娜谈论起什么问题时——天气啦，供暖系统啦，屋顶漏水啦，煤粉燃烧啦，安装玻璃啦——看得出来，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甘拜下风，完全承认他比自己高明得多。她一声不响地站在他背后听着，他脸上的表情总能在她的脸上得到反映。

每当日暮黄昏，下班的时候一到，工厂前的大街上便出现许多堕入情网的小伙子。他们把帽子拉得盖住脑门，分别站到一棵棵杨树旁边，尽量使得彼此都不大看得见。这时工厂所有的窗户都已亮了灯，象一枚巨大的光彩夺目的胸针似的；在那里，在窗户里，日光灯的白光下，一些黑影在神秘地晃来晃去，女人裸露的手臂在闪动。小伙子们不声不响地各自靠着自己的杨树，专等着女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出大门。这时候，

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和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便聚集在图书馆的窗口。他们看着年轻的女工一出来就停在大门口，环顾四周，突然斜穿过大街，奔向一棵杨树。

薇拉·彼得罗夫娜从不靠近窗户。她从来也没指责过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和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但是她们聚集在窗前总使她生气，于是她忍不住说：

“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我们这里又有老鼠味儿啦！”

大家都离开窗口。大家早就明白，每逢薇拉·彼得罗夫娜不高兴的时候，她就会说好象图书馆里冒出老鼠味儿了。她认为这都怪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因为后者有时候会把面包和香肠放到大书架后面瞥见里她自己的那个柜厨里搁上一宿的。

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离开窗口后，为了替薇拉·彼得罗夫娜辩护，意味深长地对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小声说：

“沉痛的往事使她很伤心。”

“聪明的人是不会为往事伤心的。”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以蔑视的口吻，凭借自己的身材居高临下地回答道，接着便去过道里抽烟去了。

2

而薇拉·彼得罗夫娜的确在为往事伤心。想当初在另一个城市，在她的故乡，她曾经嫁过人。她当时刚刚升入师范学院最后一年级，而他则刚刚从那个学院毕业。他追求了她整整一年，而且她所有的女友都认为，她嫁给他是一件很好的事，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

结婚以后他们在河边的农村里住了整整一个夏天，全部时间都是在河畔度过的：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抓起钓鱼杆，光着脚沿着堤岸斜坡朝河边跑下去。整个河面还笼罩在浓雾里，他们在雾中冷得发抖，解开他们小舢板的缆绳，划向开阔的水面，望着那第一束阳光冲破迷雾，给它镀上一层金色，继而把它染红，丈夫站着划船，将舢板划向一座小岛，

岛上的垂柳象一团团绿色的烟雾，在他们面前冉冉升起。岛上鸟儿啼啭，细细的沙子还跟夜间一般凉。他们安好自己的鱼杆，但是薇拉·彼得罗夫娜对钓鱼并不那么感兴趣，她拿起一本书就坐到小沙丘上去了。她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但见丈夫光着脚在水边忙忙碌碌，移动鱼杆的位置，打着呵欠，一面抽着烟。空气暖和起来；轻纱似的雾霭从河面上慢慢消散。薇拉·彼得罗夫娜在沙滩上铺好小桌布，从舢板里取出食品袋、暖水瓶，招呼丈夫来吃早点。她喜欢瞅着他吃东西，她想让他尽量多吃些，使他吃得香甜可口，她总是把好东西递给他吃。那个夏天她经常操心的事就是他冷不冷，他饿不饿。

不一会儿天气就变得很热了；闪光的河水看去很刺眼，沙子烫得使他们走路连跑带跳。他们脱了衣服，钻到水里去。原来薇拉·彼得罗夫娜要比他游得好得多，主要是比他胆子大。他扬起手扑腾几下子，游出没多远，然后就一直站在齐腰的水里，捧着水冲洗胸脯。她来回游着；她比他游得好，使她很感满意；然而她一点也不自夸，而且一看他那犹豫不决、畏缩不前的样子，就对他产生象对婴儿一样的爱怜。然后他们跑到小岛的深处，到垂柳细叶的斑驳荫影下吻来吻去。

八月，下起雨来，他们便回到城里去了。因为他是结了婚的人，就被分配到城里的一个中学任教，他为此很是高兴。他们把薇拉·彼得罗夫娜原来跟自己妈妈住的房间用木板隔成两间，他们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二，而妈妈只占三分之一。薇拉·彼得罗夫娜还得念完大学，最后一年是道难关，这一年的的确确成了难过的一关，因为到秋末发现薇拉·彼得罗夫娜已有身孕，她妊娠期的反应又是罕见的厉害。过了新年她更加难熬了，而且越到春天越难挨。丈夫白天在学校，吃过午饭又要去看朋友——就他一个人去，因为她不能再陪伴他了。她在学院里听课，一回到家就躺下来，逼迫自己准备考试。他们只在夜间才能见面。她满脸蝴蝶斑，腆着大肚子去参加毕业考试，她的肚子显得特别大，因为她是那个又瘦又小的女人。

人人都可怜她，特别是妈妈。在妈妈的怜悯当中还包含着某种莫名其妙的、隐而不露的东西——似乎妈妈可怜她并不仅仅是因为考试正好赶上妊娠的最后几个星期。可怜她的还有几个女友，她们也好像知道了什么，而不光是考试和分娩。

薇拉·彼得罗夫娜一考完，第二天妈妈就把她送进妇产医院。女儿生下来很弱，好长时间医院不让人去探望薇拉·彼得罗夫娜，就连丈夫也只在产院看过她一次。他说，只等她一出院，他们就去农村消暑；他已经在城外租好房子，但是不在河边，不是他们去年夏天住过的那个地方，而要近得多，因为他要经常进城。就在当时，就在这次他来看她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第一次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然而她不可能多想这事，因为女儿不好好吃奶，体重也不见增加。

她是带着孩子和妈妈去农村的，那天丈夫有事——校长叫他去学校开会。他租的那间房子空荡荡的，很不舒适；窗户朝牧场开着，离树林远得很。这所农舍的另一半是农庄的仓库，弄得满屋都是老鼠味。夜里，薇拉·彼得罗夫娜不敢睡觉，她总觉得老鼠在朝小床上的女儿爬去。她一次也没看见过老鼠，但她一直听见有它们不祥的窸窣声响，而且最主要的是她闻到了它们的气味。

她等着丈夫第二天来，然而他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来。妈妈帮助她照料孩子，可对他连提也没提一句，好象世界上根本就没他这个人似的。第四天他来了。

他走进屋来，她正在给孩子喂奶。他站在那儿，踌躇不前，等着妈妈走出屋去。妈妈出去了。他哑着嗓子说：

“薇拉，我爱上了另一个人。”

他的脑门上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他就用她从百货商店给他买的那块蓝手帕擦汗。

薇拉·彼得罗夫娜尖叫起来，他便立刻溜走了。她一个劲地喊叫，喊的是什麼，她自己也听不见，也不知道。她喊叫了整整一天又整整一夜，声音那么大，那么疹人，以致全村都回荡着她的声音，人们惊慌地聚集在农舍前面。她把脸埋到枕头里，可还在不住喊叫。她被人欺骗了，被人作践了，她曾经信赖过的一切突然化为泡影，这是她难以忍受的。

第二天，他们离开散发老鼠味的农舍，回到了城里。他已经把他的东西全部运走了。她再也不能在这个隔扇已显得毫无意义的房间里呆下去了。连出门她也害怕，因为她怕碰上他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那将是不堪设想的。过了几天，她总还是不得不出门，可是到了街上她更加难以忍受。想当初，在举行婚礼前，他们俩整夜整夜地在这些街道上

滴达，而现在，每个角落都使她想起他。她心爱的故乡城市，如今也被这一叛离行径搞得难以容忍，处处令人触景伤情。房子里和街道上到处都是老鼠味儿，而且她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这种气味。

她觉得再也无法活下去了，然而又必须活下去。她给女友写了封信，抱起孩子就到另一个城市投奔女友去了。从此薇拉·彼得罗夫娜便开始了新的生活。

城里找不到住处，薇拉·彼得罗夫娜只好在郊区一个小镇上赁了一间房子。总得找件工作来做，可孩子又拖累着她；只得写信求妈妈，妈妈来了。薇拉·彼得罗夫娜原先准备去当中学教员，但后来进了图书馆，因为图书馆就在镇上，她可以跑回家去喂奶。就这样她当了图书管理员。一年之后她被调到城里另一个图书馆——于是她不得不每天乘电气火车往城里跑。

她好长时间都坚信，她身受的委屈的创伤是永远不会愈合的。丈夫按月不差地把工资的四分之一寄给她作为孩子的抚养费；他为办理离婚手续四处奔走，在他稀少的来信中，除了谈案子在法院的进展情况外，别的一概不提。薇拉·彼得罗夫娜给他寄去离婚所需的全部证件：她自己愿意离婚，但总还是为他那些冷冰冰的简短来信而伤心。

然而，光阴荏苒，岁月飞逝，薇拉·彼得罗夫娜心上的创伤虽未完全愈合，但也不痛得那么灼人了。于是，无法回避的生活，不断向前的生活，渐渐把它遮掩住了。起初生活只是给薇拉·彼得罗夫娜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困难。她住的小房子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洗澡间，她要到很远的井里去打水，要备柴。劈柴；钱刚刚够用，女孩又常常闹病，妈妈上了年纪，身体不行了，老是思念故乡的城市。必须与种种困苦进行艰难的斗争，这使薇拉·彼得罗夫娜无暇顾及自己的创伤。后来她渐渐专心致志于工作，从而排遣了她的痛楚，也冲淡了种种生活的苦难。

一年之后，她调进了市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相当大，人员编制也相当多。薇拉·彼得罗夫娜的职务起初是很低的，几乎只担任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但是她慢慢地在工作中摸索到一个仿佛是她独创的特殊方面，她担当起这部分工作，并做出了成绩。

图书馆接待着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求知欲。他

们老少不一，职业各异，知识水平也完全不同，可每个人都想求得更多的知识。这反映出渴求掌握世界上一切奥秘、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千百万人的共同要求。图书馆的读者有的是在什么地方念书，有的是想进学校学习。他们都需要书，但是，一进图书馆就在浩瀚的书海中迷失方向，徘徊歧途，或是连最简单的概念都没入门就开始读起深奥的东西来了。

而薇拉·彼得罗夫娜就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特殊的业务——她指导读者从何着手。为了作出正确的辅导，她需要了解被辅导的人，因为这些人往往连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什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薇拉·彼得罗夫娜记忆力很好，她从童年起就读过许多书，中学和大学的学习成绩都很好。她结识了许多读者，细心了解他们，注意观察他们在读什么；她亲自去读他们正在读的书，亲自去学他们正在学习的课程——从天文学到交通规则，为的是创造一个任何时候都可以帮助他人的前提。她指导着几十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轻的，也有不很年轻的，她在引导着这些人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这些人信任她，依赖她的帮助。而且，尊敬她的还不止是读者，图书馆的领导也很重视她的工作，常常征求她的意见，请她出席各种会议。所有这一切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甚至在乘坐电气火车回小镇睡觉的那部分时间，她考虑的也全是图书馆、她的读者和书。

她在市图书馆工作了四年半，如果城里能有房子住的话，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那儿的。每天坐火车来回走就占去很多时间，而且在小镇上她住的还是别人的房子，要交很贵的房租。她工作的图书馆不能为她提供在城里的宿舍。就因为这样，薇拉·彼得罗夫娜才不得已同意调到服装厂图书馆当馆长的。厂长已经答应，过不了一年她就会得到一套新建楼房里的住宅。

开始她还闷闷不乐，但后来发现，新的工作比原来的更有意思。在这里她是真正的主人，能使整个工作体现她的主要意图：图书馆应当指导人们学习。工厂的青年女工差不多都在什么学校学习，需要辅导她们，不断关心她们，给她们讲课，薇拉·彼得罗夫娜忙得不亦乐乎。

三月里，有一次年闲休息时，她跑进食品商店，那里有个女人，她觉得有些面熟。这个女人显然认识薇拉·彼得罗夫娜，一个劲儿地撇

她，但就是不走近跟前，也不打招呼。薇拉·彼得罗夫娜尽力回忆，她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蓦地一下子她明白过来：这是她原来丈夫的第二个妻子。

薇拉·彼得罗夫娜还是很早以前，还在她自己出嫁以前的什么时候曾经见过她，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面。她当时是个苗条的十七、八岁的少女，修长的双腿，尖尖的鼻子，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嘴很大，使薇拉·彼得罗夫娜一看就觉得讨厌。她给薇拉·彼得罗夫娜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在漫长的岁月中，薇拉·彼得罗夫娜想象中的她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一想起她就又恨又气。眼下的这位已经是个身材不高的胖女人——要比薇拉·彼得罗夫娜记忆当中的那个宽一倍。她的脸也胖胖的，圆圆的，鼻子原来并不尖，嘴看去也不大。不管怎么说，薇拉·彼得罗夫娜已经准确无误地认出来——这就是她。

这个女人挤在柜台前的人群当中，不断瞅薇拉·彼得罗夫娜，当她相信薇拉·彼得罗夫娜也认出了自己时，便突如其来地朝薇拉走过来：

“您好……”

薇拉·彼得罗夫娜点了点头。

“您，或许，看见我很不高兴吧？”这女人问。

“不，您说哪儿去了，”薇拉·彼得罗夫娜说。

她惊诧地感到，自己说的是实话。对这位怯生生的，吓坏了的圆脸女人，她的确没抱任何敌意。

“我们走吧！”女人催促说。“我看见您可真高兴……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她们一同走出了商店。那是三月里晦冥而寂静的一天，云压天低，冰柱还很长，沿着便道是一堆堆松散而脏污的雪。

她们并肩走在一起。女人解释说，她到这个城市是来参加各州教师联席代表会议的——她是个教师，跟丈夫在一个学校工作。后来，她斜瞟了薇拉·彼得罗夫娜一眼，急促地说：

“难道说我想事情成这样吗？……我并没想过要给您使坏，我自己也明白……但是一切结果竟搞成这样，我自己也不知该如何才好，而且当时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一切都是事出无奈呀……”

她前言不搭后语地诉说着，为的是解释清楚，事情的发生完全是迫不得已，但却苦于不能用言语来说清很多事情。她觉得，假使她善于言辞，说得恰当，薇拉·彼得罗夫娜会明白她是清白无辜的。

薇拉·彼得罗夫娜沉默不语。女人察觉薇拉·彼得罗夫娜眉宇间出现了皱纹，也就不作声了。后来才问道：

“您的女儿怎么样？”

薇拉·彼得罗夫娜回答了。

“我已经有两个了，”女人说着，圆圆的脸庞活跃起来，并泛起了红晕。

她改了话题，谈开了她的孩子，态度是那样诚挚，而且越谈越起劲。与此同时，她用越来越和善可亲的目光瞟着薇拉·彼得罗夫娜，她相信薇拉·彼得罗夫娜会分享她的苦乐的。突然她冷不防问道：

“您这个提包花多少钱买的？”

薇拉·彼得罗夫娜这个提包已经使了一年多了，价钱她只记得个大概数。但是女人马上纠正了她的回答，说出准确的价钱——多少卢布零多少戈比。后来她又打听起薇拉·彼得罗夫娜的那顶绒线帽子、围巾、手套，并自己说出准确的价钱。她指着皮鞋问：

“是匈牙利的？”

薇拉·彼得罗夫娜不知道。

“就是匈牙利的，”女人满有把握地说。“我们城里象这样的鞋有的是。”

接着又说出皮鞋的价钱。

于是薇拉·彼得罗夫娜记起来了，她原来的丈夫也是十分清楚所有东西的价钱的，而且不知为什么对这事非常感兴趣。他甚至了解那些他根本不需要和从来不打算购置的东西的价格。于是薇拉·彼得罗夫娜想，他们——她原来的丈夫和他的第二个妻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可能，事情还闹得不错……

她们在拐弯的地方分手了。薇拉·彼得罗夫娜朝图书馆走去，她感到这几年来在她心上隐隐作痛的创伤，至此已经连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了。她心灵上的痛苦原本早已淡漠，但是到现在她才明白，痛苦确已荡然无存。她鞋后跟咯咯的声音显得十分清脆，她感受到自由所带来的令